



明文海卷三百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一百一

時文

選詩經 馮元颺

不能詩者不可說詩無詩腸也不能古文辭者不可說  
詩無詩骨也不能畫者不可說詩無詩意也不能咲者  
不可說詩無詩舌也不能飲者不可說詩無詩興也不  
能遊者不可說詩無詩景也不能琴者不可說詩無詩

韻也不能度曲者不可說詩無詩趣也不能相思者不可說詩無詩情也不能兼之數者仍不可說詩無詩膽也予家世業三百篇蓋先疇焉獨染指唐人格律未免逗漏其于古文辭間一肆及之不即工每展古名畫情不辨誰氏筆又口吃復不能飲二三四盞輒醜然熟睡且無濟勝具未暇為汗漫遊家有琴懸之壁間塵滿絃軫聞人歌亦能別美好試一轉喉便令周郎掩口更以世無尤物中其膏肓未嘗作情癡事數者無一焉何以說詩然每當其詩腸忽開骨節姍姍欲動意盡舌鋒

卒不自抑興與景遭韻遂趣遠不覺情之深而膽之壯則若與青蓮少陵往復酬和盲臣腐史上下揚摧僧繇點眼長庚益毛支許送難山阮更酌時則如十洲三島起于足下而護索涼州來自耳邊也又如車子引聲瑣女激曲而臨邛北陵感白頭憐舊意妮妮欲絕也於是奇文共欣玄風大暢上亂靈祇下凌庶物予即欲不說詩可乎哉予一說詩將使天下言詩者盡大厯以上文盡西京以上画盡神品談盡炙轂輟飲盡千鍾百斛遊盡好山水彈琴度曲盡妍妙相思者盡解顏斯真通天

徹地極願快心不朽之盛事也嗟夫宇宙之大耳目之  
前儻忽起沒喬宇鬼瑣之變態升者沉者夷者寔者戰  
者媿者計者讓者咲者啼者怒而罵者戲而謔者似髮  
者似蝟者似塵似影者何以非詩之腸之骨之意之舌  
之興之景之韻之趣之情之膽又奚必尋行數墨柳字  
比句而後為說詩也哉夫尋行數墨柳字比句世之說詩也  
都非予之說詩者也雖然使母復持若說以求伸于予  
之說則奈何往語之曰無說詩匡鼎來

刻因是編序 馮元賜

天下之紛々也以是非之多予欲一之則固不能一之  
不能一之而必欲予一之則請無言非而專言是蓋以  
予盱衡天下少有不是者也豎者是人不必其戴義頭  
垂禹耳搔麻姑爪也橫者是獸不必其馬渠黃牛周留  
狗皆重工徹止也上者是鳥不必其隨孟虧傳帝女若  
君山武遊郎戴蟬兒自在先生也下者是魚不必其咏  
光十翼陵處一角洞淵千丈此胡之三尾六足四首也  
又請專言人豎者是鼻橫者是眼上者是項下者是趾  
倒生者是髮順生者是髯吐於口即是言語寫于手即

是文章文章韻之即是詩比于絃板即是曲傳于經譯  
於書具一承破起繳即是今之時義中式即是墨卷進  
呈即是程文付之賈人伐梨枣而鐫之即是二十房即  
是詩六房無分于施媯媯母麗姬敦洽毛曾夏玄安仁  
孟陽也無分于殷盤周誥秦碑漢疏八代衰而宋元腐  
冗也無分于漢魏六朝初盛中晚陽五張尤李赤也無  
分于秦青韓娥漢卿實甫挈傀儡歌踏也無分于瞿  
唐向頌三家村把筆寫倣學究也彼亦一是也此亦一  
是也因其是而是之少有不是者也然則今之詩六房

真是矣其一百三十六人自是之其主司交是之其天  
下人目論耳食群然是之而予烏得不是之則命之曰  
因是不可乎或有非之者曰是則是矣曷為文有中不  
中又有選不選又有行不行耶予默良久曰如君  
言亦是也

陳昌基時文叙 馮元賜

蘇子瞻論酒自云不能飲而好飲天下皆無在其上者  
僕之于文亦有云然天下之好論文者而不得論文皆  
無如予者也每見時人或治詩古文與一行作吏率厭

棄嘔唾時文不復道僕每不然之詩古文正與同原一  
致即吏事何所相妨彼厭棄嘔唾之者亦所謂明公未  
得酒中趣耳予浮湛諸生孝廉中二十年頗極研華勞  
苦然恒恨人事踴入未盡此道沉湎之趣既釋褐為工  
部日夜散籌計土木工不暇每念周文襄自請讀中秘  
書真年少遭逢一代絕事于時庚午粵西當有分較之  
役當事將以命予、以僚友有李愚公先達在不敢先  
之而辭尋乞假歸久之還朝補春官祭功次當遷當事  
者不欲予改授內職以大例當出初擬使視學他郡國

不果使備兵東吳逾年改視八閩學政于是解胄束圖  
書就道矣以兩臺謬許請久任遂奉俞旨中苗已聞閩  
中士多有喜予往而恨其不果者又明年因復社事答  
詔失意謫遷而去閩中益以不蚤得已為恨蓋予平生  
好論文而所過往、不得論文其踪跡畧如此憶前在  
禮曹時予所司故郡國學政較閱天下諸學臣試卷獨  
見山右袁臨侯憲副衡隲精昭即位置次第一、有意  
殆如眉眼鼻口高下無爽心竊嗟服以白府主請遂考  
為天下最因退自思得為試官當如此矣已奉閩學之

命不覺十年見獵心喜磨厲以須食指俱動謂此行也  
閩雖士之淵藪予要當竭澤取之所不杜絕一切孤立  
行已意者非夫也忽被停奪真有鳳凰池之歡至以復  
社故謫遷乃差自慰曰不得以人文人士為功又幸以  
人文人士獲罪是不負平生懷來爾閩中陳子昌基予  
二十年論文之素交也寄書與詩訊予、報之詩非閩  
有意貪鱸膾只是無緣吃荔支昌基又報書曰公不來  
閩是為浮丘公不使相鶴九方臯不使相駿也此見譽  
良過矣彼二賢者予則安敢然以予之好論文而不得

論文直是楊妃不是吃荔支耳昌基有時文一軸走三  
千里函寄使予論之八閩人文人士之美故不獨荔支  
既得吾昌基盡在斯矣荔支以君著作紫為第一品如  
昌基鮮新雋腴竒怪之文大小紫不足為其味也卷軸  
却還真乃三日手香一生快飽予行雖不至閩每見昌  
基信至得其書與詩與文輒當紅塵百十騎來也

時文易題辭

陸符

歷律識緯壬遁方技皆易也不可謂易之至然精數妙  
術類足盡易之神而明其道于不廢傳註義疏則所謂

傳道而授業者紫陽本義其一家耳後世有集大成之  
 言而吾國家遂定以試士然兩祖明詔勅舉子得雜用  
 程傳註疏載在令典於四書五經又各纂修大全列之  
 學宮聖明度越誠不欲專私家學以成經術之陋也後  
 之攻易者狎其捷徑便于取世資而工于投拙目章句  
 櫛比附會而緣飾之護其所短文致其所未備父課子  
 授師傳弟習旦夕簡練以需其一日本義之學濫于時  
 文易之神明至此而遂窮則常為之昌言曰歷律讖緯  
 壬遁方技有易耳時文直足以止易夫易安可止哉黃

楚望以經學著稱勝國嘗欲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  
 漢儒博物考古之功補其廢失且言周易春秋孔子精神妙莫傳加之精思非盡悟傳註之失雖欲

投契其道無由至舉二經則曰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  
 法吳臨川喟嘆以為前無古後無今之索解為時文  
 者不然蹄筌之說瘡于輔嗣互體之學黜之馬鄭易象  
 神明若以詩之興體概蓋之迨乎孔翼則簡陋因仍割裂  
 猥瑣吾師五十所學神明一生而果如今言年可無假  
 編可無絕亦安所謂妙旨不傳憂乎欲其精思而投  
 契也哉易不可止而從此索解吾必以為呻吟而不可



信矣余易世受易少好殫思幸有孤明人驚匪制嘗取諸家義疏離合折衷及考之朱子晚年絕不滿其易義而著述于語錄大全者每多自高其常說至余所謂孤明匪制者參之前儒其所引觸十常八九兩載以來俯讀仰思常得百十數條因欲取制義崖畧勒著家言題之曰時文易藏之家塾閒時開看不以示人極知無當世法而特為之者將以伸時文亡易之言庶幾一日懸之通都大邑使有識者廓然于一代弘文萬心的射明經用世之業斷無不詩與偏門技術旁魄而上下之事

理則又退而思之傳註義疏人々自謂盡易而易之神明卒不詳盡朱藍樸斲鼓吹羽翼與天俱生與人俱出百十數條何詩便以盡易苟足盡易何必百十數條因簡所錄詩五十六首曰可以為時文易或謂之曰所號為時文者將以與時浮沉衆嘆以為必識也彼父課子授師傳弟習旦夕簡練以需一日者豈知所謂經學傳旨精思不傳也哉余曰歷律識緯士適方技世豈必數數知之其精數妙術可傳而不可廢夫固有在此不在彼者矣

時文易書後

陸符

蘓子瞻嘗言三代之衰學校廢闕其所猶賢乎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其言語文章雖不必皆通聖人而卓然可用無不出于意之所謂誠然者故于廷試策士見舉人阿諛順者率得上第憤懣因擬進士對策上之表云科場之文風俗所繫且曰上將推廣聖言庶補萬一下將開示四方少救風俗夫子瞻豈不知擬對之策必無補登錄或苟于聖言風俗毫髮裨益尚不憚冒諱以為之科舉之濫至于時文利之所在靡然成化時文

易之于經學士風何如也可以其無利于科舉滅沒而不作乎王儉曰易體精微寔貫群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虞集亦言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不得先立成意推其高者取之通人之言誠非好異矣文者載道之器也修辭立誠則易固言之鼂董公孫之流漢之所謂儒術也其文辭皆不能無科舉之累楊子雲著玄擬經可謂止其累而稱載道矣然好以艱深之辭文其淺陋誠然者果若是耶願以此語今日詩文則舉不足望涯際而一以逢時一以矯俗非其器而往

往有其弊焉子瞻之易傳未必皆易之至也註疏百家卒無以前之者其文妙耳其文妙者言語文章不必皆通聖人而卓然有用于當世夫易固開天之書而佑聖之學也其体精微實貫群籍則固非文不闡非妙不傳而非誠然者則無以卓絕乎前後余之為時文易也嘗泛其誠然者求之矣苟有能讀者即驚其理說其意以為決無當于試藝而不得不迴翔于文情章法頓挫唱嘆之間蘓子竄海外因先志成易傳嘗并所撰書論語挾以渡海阨于合補夜起徬徨撫之喟然而曰天未欲

使泛是也今日必濟子瞻亦安能信其終必濟哉誠然者其必不可沒耳誠然者必不可沒時文易之于經學世風何如也可以其無利科舉滅沒而不作乎哉

董筆公文稿序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泛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華公方刻其一二藏稿贄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華公之文與人于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鑒之也則亦言其為

華公者而已華公為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教心厭塵雜  
常獨居僧寮購第地葺為精廬竹窓蕉几蓀深窈窕偃  
息其中刪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詩酒自娛散髮箕踞  
白眼長嘯兀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即深自引匿惟恐若  
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為文亦皆蕭散跌宕  
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嗽灵心所為文如其人天机最  
深華公之為華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  
帙懸布讀其題叙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  
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執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利

憲稿刊布闐闐竄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游未  
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唱  
左氏公穀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楊以  
至唐宋大家非曰逼真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  
者之業凡詩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不數  
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詩斷無繇今之世盡槩  
代操觚之家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如  
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于制舉義  
之理即此矜躁誕妄橫擗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

矣尚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董公仁當西漢之季  
曹魏之初竊嘆年少不以學問為本國士不以清修為  
業合黨連群褒訛賞戮附已則嘆不容口不附則偽作  
瑕曩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為六經  
惟春秋足以當之又學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必求  
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而讐所不附者其滿口  
讚嘆使許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知古  
今必以為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纂亦非當  
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華公亦緬懷先民心

誹流輩之所為故余之叙華公也亦言其為華公者正  
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尚有孤心高寄如其人  
而余之毀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附以為觀  
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嘆然則人  
與文必如華公然後刊布稿草贊投當世乃無不可也  
甲戌立春後三日書于環堵之齋閣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于南屏出手業見示頽  
然未易才也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余名

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聞諸曾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嘆曰此士職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職其儻此耳或如以為今天下尚有知日夕焉者哉不知有日夕寧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之于問學德行若官守者之各效一職以是為守業也吾見連帷接席然膏繼晷者有矣飽豢時物以弋獲世資目方眩于訓詁之駕說必重操于紙冊之鈴言一旦通仕籍踴王臣胸臆閒時物酋老朽頓于無可復理之地其所據為業者非天下

之故性命之理也纖趨黨譽調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田舍鞠躬負墻以交貴勢軒眉吐氣以傲同人且晝昏于醉飽漏夜困于姬嬖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起不知旦何就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乎亦曰殆也矣碩欲與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是掖群矇而踴日月之升恒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而誦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之于省其身而不敢即安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愒此日夕耳是為知大夫其考職謀政序績庇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裕

便閑習利雖極鞅掌不以曠動厭亂相揉挫天下始皆  
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農商  
百工輯教乎州閭族黨師、惟時理道淳脩而福祚隆  
阜豈非大業之所就欤而要皆無當于今之時物也守  
不時物之業吾幾、為式如慮之矣式如質性泮敏經  
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卜之書人所度  
置不復觀道者式如不特瀏覽率能條理始末考究研  
討蓋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方大畧兼脩且好修  
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

日夕貿遷化居而去吾知其視陰惜晷計過即安懷古  
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將于不自己者非今人所能  
企而就也即其搖筆落紙雖一時命世之業脩古人立  
誠之脩以是名編可謂能尊幸所聞以克舉厥職式如  
之成就又豈飽豢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輩烏者哉今上  
旁求經明行脩之士相與解蹇極渙而學士家率以虛  
聲浮氣矜許相應意主于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至  
有意氣激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虧文德鮮懿率為側  
目者盱眙之得為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讐因之以

恣譏笑此亦未嘗聞曾子日夕就省之訓而以身殉物者耳昔孔學之傳顏以默識曾以唯聞盛德大業未墜一丈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備而得一拭目也哉

二江山中草叙 陸符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隩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築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概慕之因怪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

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秕糠猶足陶鑄者也况以之參發聖賢而抒寫其情性也哉凡今人、稿草家、剗削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訐訟學士撫揣應制之資至挾為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睚眦迂之輒裂橫胸机穿蹈之立陷譁張科讀傳會功令大言濶論以撼當路矜躁為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頌及之林始以標目清剛繼其逋逃險慝清議篡乎官方士論軒于王憲已啟群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



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己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内外交訐國家宵旰多事盱眙安攘方且申勅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于文事鬪氣日長于同人已事之鑿徒資虛語願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寤寐逍遙六藝吐嗽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戟者其理道皆虛誕而載記為妄作也

其然也耶夫庠序為風教之首人士乃民庶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倡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較其術不思退而考其心亦可謂浮偽之淫濫矣反浮以沉默偽以真則山中之人始足重于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簞笠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而汨心不得底止心所愛相必至狡而駟儉醜而優振陰鷲忍詢而婢妾圍隸甚而距踊剋憤齟齬劫人以潛肆其為

莽為篡其為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于世復何倚庇識者窺鑒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哉且夫國家而果盱眙安攘思以風厲庠序則倣民庶正心術而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為二江山中草叙

明文海卷三百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一百二

時文

張伯隅稿序 婁堅

予嘗論制舉之文意不必創而依於傳注法不必古而束於俳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微見其胸中之奇讀之知為傑然者也非好學深思需之以歲月而中有所自得則莫克以為若夫勝人而取于人斯有不得而必者矣

自學術日衰世多以貪常嗜瑣得之遂謂文固宜然烏  
用好古而不適于時為哉而炫竒之士則有托元虛以  
為高爭鈎棘以為工群聚而姍笑曰文何必推馴而坐  
令自困若此夫濬發巧心受嗤拙目從古以然而乃以  
區區之得失定其工拙亦過甚矣乎友人張伯隅聞而  
是之相與礪鏃括羽之日久其文之豐蔚如其先司馬  
公而潛思詣極蓋進而未已也既連擯于有司而氣益  
銳功益專今伯隅既得之矣吾請以伯隅之所以得者  
質之伯隅往時有司之文章也唯程<sup>考</sup>度之拘故文之竄

竄而萎蕭者得倖進焉伯隅雖學為溫潤綿密而竟不  
能得也于是益務去其芒角以求合于時幾不能自持  
者比就試而掉鞅無前若鷲鳥之擊不極其力不止而  
會典試者莫得偉異之才棄瑕求瑜苟駭于目無不收  
者以伯隅之宕而能法贍而能潔宜不後人而一時同  
舉于鄉先之者且若干人豈其文盡出伯隅右哉則是  
既能得之而猶有不可必也其不當較量于得失之間  
審矣伯隅將盡出其橐中之文以觀于人人而予為之  
序蓋喜伯隅之遭而并以解于世俗之相笑者也

吳江沈祖均選刻鈞元錄序 婁堅

鈞元錄者沈子下帷修業之所輯也或曰元之為言幽深微眇之名也而以稱斯編何歟夫性與天道孔氏之及門者猶不得聞今之文直義疏之餘耳而烏在其元乎若果元也則無乃雖其本歟昔人作元以擬易舉世僅一二人知之今之業文者欲求知于人而乃託於人所不能知之元又得無與希世之術謬歟予應之曰沈子之所為輯也時之人以為元則從而元之已耳夫臭腐神奇之迭變至於斯義而極今時則又甚焉凡與於

編者其人皆已售於當世既有司以為工而天下之人亦翕然趨之不必深於撰述之旨也而其言皆有枝葉靡靡然以為悅於目而快于心也則宜謂之元矣蓋昔有編詩而以極元又元名其或與之類歟是又不然昔之元合一代之作者而鈞之也今之元就一時之能者而鈞之也假今後先錯列則震澤毗陵二先生幾同揚子之覆瓿矣雖然前人之作歷百年未有能繼之者今雖五尺童子試一搯觚而衆且詫為奇焉則今昔之異當孰處元乎夫元不元非吾所能知也飲食不可無鹽

梅而味當在鹹酸之外若此者元耶否邪與是編者有合焉耶易牙之調世或不嗜焉時之所謂也沈子以為世之君子非其才不足以與於斯文而謏謏拘拘以是古非今為者要為無意於當世故其所詮擇云爾必欲就斯編而詰其所以為元者微獨吾與沈子不能言雖其人亦不能自知之也夫如是則吾將以其不可知而名之曰元矣

易經程墨文選序 婁堅

六經皆聖人之書易為最幽深矣楊子雲作太元以擬

之儒者譏焉然要為能知易者自漢儒之易不傳而王韓之說獨行於世逮宋程朱二氏出而學者又廢王韓不復講今之為文以應有司之求者名為推本朱氏而往往謬襲時師之曲說苟以邀一旦之遇而已然則蒼粹而錄之又屬為序之其亦可以已乎曰是一代之制而士所由以進也其言不必為傳翼也言不必翼傳而上以此取士故讀仲鳴之所詮次而其人可知也自成化弘治而迄於今文辭之在錄者可以觀世焉昔之朴直者未必是而今之蒸績者未必非也有司者第甲乙

而登進之四方之學者操觚而擬之又務為新特以勝之亦其宜矣然自朴而之藻勢之所必趨也藻極而反於樸猶挽江河而之西也今又當變矣將變而何之乎此實世道之憂也唐詩之溫許皮陸宋文之呂楊陳廖其言語非不工也當時以為儀的焉自今而讀之今皆之變將孰置是非於其間乎曰是存乎辭而不在乎傳之合與否也夫昔人之才豈反不逮今而今人之才豈皆能出乎古然而必務勝乎其前是果能有勝乎昔者唯斤斤焉有所守而不敢肆故事不盡其才今且過求

于力之所不及矣其詞彌誕其陋彌彰耳彼以為非是不足以爭時也士以是日趨於譎張譎詭而敷樸近於遲鈍平淡近於枯寂反擯而莫之收此孔子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豈不亦可惜哉往時歸熙甫先生鏡意經學工力甚苦至為應世之文伸紙疾書初未嘗經意也然今之言經義者必推歸卒未有能逮也豈非積厚者不求異而人自異之耶若夫易吾不能知也向嘗讀歐陽永叔童子問而是之既又得蘇子瞻易解益其說始于明允彼所自謂有易以來未之有也志乎易者其

明文海  
無廢王韓而以歐蘇之說參考之可焉吾與仲鳴游最  
極相與論文頗數數姑是以塞其請不知鳴以為然乎  
否也

徐廷葵燕中草序 李流芳

余與廷葵稱同籍者十年虞山膠水相去二百里會晤  
頗疎丙辰之後同寓顯靈道院比隣往還無間朝夕始  
習廷葵之人與其文廷葵外渾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  
厚亦如其為人冬寒夜長時與廷葵擁爐篝火相對論  
文旁及身世之事刺刺不休或至申旦所居宮中有兩

傑閣每雪後朝曦輒携酒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  
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  
廷葵不覺身之在遠而廷葵亦謂比來幽憂之憂得余  
始為豁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  
放廷葵先出都余棲遲邸中舊歡都盡每出見新貴人  
雜沓長安道中輒自念生平好尚迂闊於公車之業不  
肯細意入夢青山便當終以自保廷葵廿年苦心其人  
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  
復可論乎方今世人眼孔如豆附羶逐臭賢者不免友

人方孟旋嘗與余相顧感憤今年孟旋既得雋且盡收  
氣類中下第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張賓  
王母下第後輒定為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  
安紙為增價而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  
欲以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迴環再遇過但覺往時  
寒風密雪擁鑪高飲光景颯沓是紙上不可以無序遂  
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題華林社草

顧大韶

今茲孟夏余遂有白下之行寓于所謂西十八衛者相

傳其北則梁武華林園故址也斗室衡門蕭然獨適遠  
看山色近息樹陰牛馬為群兒童為友竊自謂可稱避  
人矣居無何而為友朋所物色此樂遂不可久夙習難  
忘間親筆墨而四方之臭味者亦時以奇文要余欣賞  
丹鉛而諷咏之似無日不與諸兄弟談笑也非敢謂東  
南之美盡在於是然一時相與之意亦何可忘耶嗟乎  
北望蔣阜鬱葱如故南涉秦淮滔流不改而獨所謂華  
林園者故礎朽株杳然無可復問又安知千載之後鬱  
葱者之不化為童而滔流者不化為涸耶又况乎七尺



之軀真成浮泡與泡值刹那非故今日之相與不有可深  
長思者耶猶記十五年曾于燕都聯一大社與盟者近  
廿人今同學少年固多不賤而化為異物者亦復不堪  
指數重來此間聚首者僅一兩耳更數年而後此會中  
之升沈異滅又不知當作何狀興言及此則朋來之為  
樂也少而為悲也多反不若避人者之漠然無介于中  
也故著其姓氏列其文章庶後日者展卷之餘可當命  
駕云耳若曰標榜為名則吾黨久不作是夢矣

書十八房後顧大韶

甲乙而生共習舉子業甲甚傲每進士榜出甲必求所  
謂十八房者丹鉛而諷誦之乙過而哂曰子之敬十八  
房也何居謂其為考官之所錄乎甲曰然乙曰子知考  
官為何如人哉方其登第時不必盡能文章也多記誦  
帖括而希倖焉一第而弁髦之矣高者趨權勢下者殉  
貨色最下者飲酒食肉而已彼且不知紙之為白而墨  
之為黑筆之為竹硯之為石又烏文章之能辨其為考  
官也徒利其名美而實厚多方營取而得之非以才望  
舉也求其以似為真以偏為正確然自信其愚者且什

不一二矣自此以還率皆冥然罔覺者也子又何敬焉  
甲曰唯唯子知人事而不知天道也夫人之不能奪天  
也久矣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  
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  
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  
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夫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  
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為  
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為政古者聖人舉事必問蓍龜夫  
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出焉

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  
逆之則凶敢弗敬歟若子之言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者也乙聞之舌吐汗浹而不能對良久乃曰吾<sub>過</sub>  
吾<sub>過</sub>矣請從子之後而敬十八房

許子遜先生全稿序沈守正

辛丑會墨出余不甚滿其首義次義深服三義服其才  
而猶疑之旋亦大賞洎先生憲稿行且讀且快且快且  
讀益如吳道子過張僧繇畫三往三返至寢食其下不  
忍舍去也始焉見其姿骨天成神機橫出服其天少焉

明文海  
見其毀律而律非才而才愈踈實密疑往亦來服其神  
進焉覺其神理俱在有意無意之外服其人盡而之天  
久之與之相醉不知其所自起余亦無所用其知知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余既愛先生文喜聞其軼事或傳先  
生性卞急嘗以小怒斷一僕人手幾起大訟奔入都次  
年領南宮第一人妻妾朋友無竟日之歡小不合意輒  
推案掌面以去余親聞王迴溪言令同安時撰其修候  
隸人事也彼目中烏知有縣令哉又聞先生有書舍在  
海島中一往月餘不出日拈經生義始挹膝兀坐已升

之几已盤上棟楹間已登屋上或至忘食比義成不得  
下更怒罵擲瓦石擊其下人先生沒後遺集行有上龍  
江相公書中皆切直之言功名富貴之士夢魂中昨指  
不敢道一字者何況搖筆其書固稱擬然久播人間非  
畏而不敢上也余習先生文久知所傳聞者皆真嘗私  
評之先生蓋直行其信不見世有豪傑前有聖賢何論  
卿相榮赫與濁世營營商淹速較毀譽為何事所謂進  
取不忘其初斐然成章孔子之所謂狂也近制冠南宮  
必列鼎甲先生以不經意字畫潦草柳居其下座師馮

琢菴規之選館且以生平書籍授之先生問曰人何官不可居必翰林為座師閉目不答馮東省賢者也聞先生言不媿反以為不情不及遠矣先生天人也制義亦其糠粃之一然無先生之胸懷必不能極其至後人慕其至而偽作曠達以求之失之愈遠嗟乎安得起先生而此面事之因吳采于氏刻其制義遂書胸中所欲言若此

胡休復手評詩義序沈守正

詩難言也以經義言詩尤難也三百篇降而騷而樂府

而古選而近體蠅襲蛙沸寧復途号巷謳勞呻康吟哉詩去遠矣故曰難言也况有韻易之無韻一言廣之數百言以書生代田峻紅女之舌以括帖摹筆鏤金石之音伸紙和墨強其胸懷之所無手與口之所不了了尚有詩乎哉故曰尤難也雖然抑有說焉三百篇非生于情者乎夫人哀至涕洟歡劇忤舞怒為叱咤憂則歔吁情之則也然易水變徵壯士徵劍雍門再彈齊后雨泣秦娥改聲哀樂驟變安在情能生文文不能生情也哉無論經義家固鴻儒鉅匠之所自出也即卑卑佔俾方

其執筆為文也窮索不已怵鬱紛紜朦朧焉昭晰焉少  
焉漫焉絡焉蕩焉錮焉矇忽以溢辨忽以駛筮鏞金石  
間作於耳田峻紅女交觸於躬借他人之手口抒千古  
之胸懷此時而猶能辨其孰生情孰情生必非真入情  
者也果爾則有韻無韻一言數百言亦影論耳豈實相  
耶抑又有說焉思以窮情者也識以定情者也境以張  
情者也才以物情者也之四者工則足以輔情使之不  
朽而拙亦足以掩情文通偏長於徧擬值其工也靈運  
獻短於鄴中值其拙也然後世不聞軒江而輕謝者以

其皆返於情源而工拙之所得至也斯又入情之所必  
訾也余友胡林復簡遠恬穆讀古人書與今人語皆先  
意而解真情種也年少作詩義寄托微妙一本乎情通  
來益達於情之旨思圓逾竒識塗逾老境轍逾元才銜  
逾宕雖無情者見之亦復鼻栩栩近復手較十年作者  
定為初二二義即不能必其人竒人老人元人宕人要  
不詭於情其工者不啻陵江即拙者猶不至失謝噫上  
下得失之林惘恍有亾之際又休復生情之日也作者  
鑒者無得於文之先而拾人牙後曰刪後無詩者哉詩

難言也

巢端明文稿序文德翼

文章之為道也君子所以自異于人之才也喪失其所  
以自異之才而使古人抱單行之嘆發獨有之疑夫亦  
可以不作矣郭景純曰胡人見布而疑麇越人見蜀而  
駭毳毼所習見竒所希聞也今夫六家七畧不亦文士  
之一大布蜀乎家發一覆而人謝不知畧發一覆而人  
謝不知不陋已昏而怪人誕必群鳴而異之蓋異亦何  
能辭異於今未始不同於古也夫古人之見鳴於古未

始不同于今也不以同自勸不以異自阻余必命之曰  
逸群之子矣有巢氏僕始遇之諸士牘中海賦山經竒  
怪儼望而怖之者終日私謂此人若在建安以後大  
業以前必能把臂諸子矜奮廓清以則為麗以法為竒  
夫何遽不共追漢秦也惜乎產於制義踈張之世狡獪  
此後生無益耳僕尤所驚有如此者抱負異資洛然英  
絕魚魚雅雅風骨欲飛方之古人可謂孤立而特峙者  
非歟何有巢氏居今人中進旅證多惟恐其有以自異  
也嗚呼惟恐其有以自異者天下之異人也夫

戊辰房書刪定序艾南英

嗚呼制舉之業至今日敗壞極矣群天下聰明才俊之士所奉甚尊所據甚遠而究歸於臭腐而不可讀則豈非空疎不學之過歟夫今之所據以為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而後立言之士不能外也何獨於今人而疑之然而有不然者史自丘明遷固至矣為其君臣將相職官氏族戰攻治亂之跡與舉業之文既不相為用至其風度韻格馳驟迭宕變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為盜於舉業者遍天下而卒未

有入左丘明司馬遷之室而剽其藏者力不能也獨諸子之言浩渺寬博以無所附麗為長故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黃老農墨刑名縱橫九家之異其大旨既悖謬於聖賢學者未能考正古文則雖晉魏隋唐依托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為其所欺甚則以劇秦美新之揚雄而群然尸祝之習其書效其詞比於周孔魑魅魍魎之言盈天下甚矣其不學也若夫目不讀諸子而剽襲人言者即以是人為諸子及其不足則雕琢偽詞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足怪於是有點

者出而悔之於史不能於子不可又逃而曰尊經尊經之名立而天下之秦者庶乎有辭矣雖然亦可以古之為經者告之乎古之為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未聞必襲粵若稽古之詞而後能為書苟舉乾坤九六而遂可以為易也且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為而發蓋有前後不相襲者矣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強吾意以就經語又况夫專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悞用其四若是而號于人曰尊經吾恐先聖有知必

以為穢而吐之矣嗚呼制舉之弊已至於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而吾以為此皆空疎不學之過也富人鎡萬鎰臧獲萬指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村稍稍溫飽得一金而張皇動色又有窶人丐夫馬饑寒迫之不得已而為盜為大盜則剽富人

之藏不能為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販之遇水旱凶荒則三家之溫飽者且將為窶人丐夫而窶人丐夫之為大小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于刑焉今之為文何以異此使其古人書得其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又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若一無所有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而  
又從大盜而為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  
救今日之為文此吾所以不得而再有房選<sub>之</sub>役也而其  
中猶有不欲存者焉嗚呼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既得  
而見矣不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尚未得而見也今日  
制舉業之病可勝道哉

王康侯合併稿序 艾南英

康侯既成進士官翰林之明年以使事歸里門乃復取  
其先後制藝裒集成書蓋將以國門之牘為名山之藏

也予於康侯觀生草既有辭矣今復當效言於簡端竊  
謂一代文章之盛衰常以一代之制為輕重消長自古  
言文章必歸翰林至有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  
雜以他材惟翰林學士非文人不可而於當代尤為榮  
選既盡屏書畫技藝之流使畫出制舉之科而又以為  
儲養論思之地宜其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  
同風然予竊數其人則當代以文章首推者獨宋潛溪  
楊東里兩公耳兩公雖入館閣而或以勝國逸材或初  
官教授藩僚非盡如今進士庶常選也次則歸熙父王

道思羅景鳴唐應德四先生其始終官翰林者獨一羅景鳴而就數居子以律之先代名家尚未見有如韓如歐者又足怪矣至於碑傳序記在古文體中所號為法最嚴而局最變化不測者不免雜取太倉歷下之陳言以苟且應酬而制誥之文等於諛墓襲王言而輕國體由是觀之所重若彼所輕若此果可謂之有文章歟及讀當代之制舉業則三百年來每科必數人人必數着下至山陬僻壤童年白屋崛起之秀亦能有知聖人之深而又以鄉會兩試典專闡分較房牘為文以程御覽

式多士者翰林為多故以制舉蕪傳者視他甲乙榜為尤盛蓋士之出於是塗也久矣三百年名人鄉相理學文章之選相與翊贊太平者率由是科以出故其文亦如是由此觀之文章之盛衰以一代之制為輕重消長豈不然歟此康侯所以成進士官翰林猶不能已於制執而為是書也然予追憶與康侯以童子試于邑至今三十年予登賢書後康侯十年而康侯復先予舉進士予不獨欽其為制舉業也予僅有兄一人已析箸十年而康侯至今養其寡嫂孤兄四五人如昔時予席先祖

宦餘雖為諸生未嘗以俯仰事育煩予區畫然予兄弟  
析箸已久而康侯去其先曾王父進士公已百四十年  
俯仰之須皆出其為諸生時所館穀及康侯舉進士其  
兩尊人皆亡而康侯之恭愛諸兄與甘苦如昔時兩尊  
人皆幸健飯而予與吾兄析箸不如康侯故常以此愧  
康侯曰康侯孝友真吾師也故讀其制舉業溫仁諄復  
表禮度義亦如昔人所稱讀南豐曾氏之文如見三代  
宿儒衣冠言動無非禮樂者蓋考其文益以知其人知  
其人而後益知其文之不可及也康侯於制藝化數變

而益工而要扶翼經術為主其襯附經語如八股習者  
亦時有之而其鈎深致遠自得於度數聲句之外者為  
多吾所謂每科必數人每人必數首者其文或未必能  
盡如康侯則斯刻又烏可已也嗟乎古文一道至今代  
如晨星矣克康侯之志不懈以益進於古以發為文章  
庶幾如韓如歐追潛溪東里而上之使翰林以康侯重  
吾將日俟之而况其制藝已端嚴根據如是如是而又  
將衡較多士作為程言以風海內則康侯之制藝又未  
有已也今之制藝必與漢賦唐詩宋之雜文元之曲共

稱能事于後世向之為漢唐宋元者又萃數十家而共成一代之能事然則今之能以制舉藝成今代之能事者是皆不可及也而况於吾康侯乎故為序而詳之使後世知文章之盛衰以一代之制為輕重消長者如此而因以知康侯之制舉藝為不可及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二

序一百三

時文

吳逢因近菀叙 艾南英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丙寅之冬逢因維舟過我讀其文如鐵騎戈甲之驟吾前友其人穆如清風予方欲為之序言而病未能也因謂逢因孟子言才不罪才而罪夫不能盡其才者夫才有小大而人未嘗無才吾不求盡夫文之量而求盡吾

才之量而止則何不可為者世之才庸而售者多矣吾  
現其文磨礪工緻適如其分而無溢思即舍吾所長而  
降心就之有不能者况於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均  
棄吾才而不盡者也今歲之夏逢因貽我長牘首尾千  
文復申前請雖然吾何以益逢因哉從古文章之變必  
有人焉從中救之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者  
皆斯文之罪人而失其平者為尤甚無他彼智薄而謀  
尊力小而圖大也先漢之文枝葉扶疎寓法于無法之  
中東漢之人見其蒼莽朴拙而以為未盡也其勢必至

於整齊排儼浸淫數百年以至李唐而終不能盡洗六  
朝浮蕪之習此救之而非所救者也歐陽蘇氏數大家  
力追古道其仰師秦漢雖百世無以加而議者徒見南  
渡以後至于元之萎蕩不振也取左國史漢而抄襲之  
幾無完膚使讀之者嘔噦而不能已此救之而失其平  
者也夫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其弊皆歸于  
陳腐而失其平者為甚益蓋所謂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  
大者元美于鱗諸公所不能免使其盡去陳言而就吾  
才竟之豈無可覩者而又安有不盡其才之嘆乎今日

制舉一道何以異此向者吾鄉一二同人以通經學古  
挽回斯道而吾大士為功之首大士所謂天授非人力  
也然其借徑微材羣籍罕見竊其句字者千文一律勢  
必至陳腐而後已此逢因所謂因李斯而罪蘭陵也逢  
因發憤著勢必不以所非為是今其文具在其視救之  
之功與救之而失其平者何若世必有辨之者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氣之所蒸非作而致之也若逢因可謂能  
盡其才者矣建于他郡其土沃衍麻源極鳳山遊觀之  
勝四時歌舞散妓之樂士鮮不以此為累者逢因幽居

深念堅忍沉摯不與外事與深山學道之夫無異計其  
所造必盡其才而止無足恆者故吾序逢因益之以前  
言而已而又以正告天下使人知夫有才而不盡者  
如斯無事乎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也

王承周四書藝序 艾南英

王生親賢持其文謁予于金陵予讀竟呼左右告之曰  
吾目中不見此文久矣此歸太僕桂北海之遺派也詢  
其家世幼失怙受訓于母山中無師友得吾先後房評  
及四家合摘而詳讀之乃知孔孟程朱之理而推究性

命之學以發為文之合時與否傲然不計也然則生之習予也久矣予取烈文之誦字之曰承周而又為序其文曰制舉業之有先輩名稿猶昔人文集之有古文也制舉業之融自八股而外為兩平三平四平為前後截為散體其局雖一然常以出于近科纖俊軟腐者為時文而出於先輩能根據經史理學高偉朴拙傑然自名一家者為古文猶昔人文集其名為碑記序記傳狀之體則一然自昔以排偶摘裂較量句字如唐之王楊盧駱宋之楊劉體者辨為時文而中間傑然深厚雄博

絕去羈帛如唐之昌黎先生宋之歐陽子者乃名為古文故古學常易晦而時文常顯于天下推之今日則以時文躐科第者十常八九而以先輩古體進者十不一二至于少年後輩模襲坊刻方言俚嘖無所不入問之以先輩姓氏已不能舉而況于誦集其文乎推而上之碑志序記傳狀之體亦然歐陽公得舊本韓文於漢東李氏徒見其浩然可愛而因嘆天下無能言韓者又自嘆亦以方從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不獲盡力于韓文及其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尹師魯之徒皆在乃相與

作為古文而韓文遂行于世然則古學之易湮在昔已  
然不獨今日也然學者苟能自信則其易湮者固當大  
行于世雖今之為先輩者亦當如韓氏之文久而愈光  
理固有當然者承周年十九無家庭師友之素一旦聞  
吾言而服膺先輩如服父師非徒似其貌而已其被服  
飲食如見程朱諸大儒於几案之前其言質而理正考  
之于題無不合者其文詞刊除枝葉如灰霜之肅草木  
独危柯老幹傲然風雪之表盡盡近時所稱引襍博非聖  
之書與浮華不根據之語反喪承周數十藝無一犯者

吾是以愛之而畏其志之堅且決也嗚呼先輩之舉業  
不見尊于世奚啻如韓文之在宋初以歐陽公之好古  
必待進士及第不為科舉時文而後得肆力焉今承周  
始入庠序其去祿仕也甚遠而其傲然不屑為時文已  
能卓然如是此不獨見守溪荆川歸胡數先生之舉業  
如韓文之久而愈光而一時倡導之力使天下知先輩  
之必傳于後世因以推原其故則又知先輩之所以傳  
者為其尊經翼傳本于丘明遷固之氣格而剷除一切  
浮艷剽竄之為可貴而後天下乃有如承周為子固子



瞻之徒相繼而起者則表章先輩等于韓文其必自今之歐陽子始也

序王子鞏現生草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即與子鞏以童子試受知于當湖李養白先生是時子鞏少予二歲其後予七駕而不遇而子鞏以乙卯先予登賢書然十餘年來予文頗行于世而子鞏終秘不以示人予為之再三導導乃始發其藏稿與前後應試之藝而予始得論著其文曰昔歐陽公有言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非為異也使天下皆為異則安

見好異之獨為異予以其言而摘其尤者論之今之言文必尊兩漢然兩漢之士獨董子明天人賈生識時務而已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為富求其一言一字出于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嘲賓戲七發七啟七辨七徵之類前創後師命辭遺意如出一轍此與今之稚子執筆為八股文字摹倣抄襲有何差異讀其文不終卷而使人厭惡鄒陽獄中一書已開六朝駢偶庸穢之習雖太史公以千古一人亦謂其艷冶所惑而錄之

故吾嘗謂兩漢之文不必盡古而極哀之文亦未嘗不自兩漢始也原其所以是數子者非有見于道德性命之旨能言其中之所自得中無所得故遂以浮華為異而效之者又以為異而趨之故其文至于庸靡臭腐而不可讀由是現之文之好為異者未有不至于同而文之不為異者雖欲同之而不能也文至于同則雖以兩漢詞人之雄而不免為稚子之執筆况其次乎制藝自震澤毘陵高步成嘉之際如規矩之於方員蓋文之能事畢矣萬歷之季此風浸遠一二輕薄少年中無所得

而以浮華為尚相習成風其文非經非史非韓柳歐曾諸大家之言其人皆登館閣臺省則自南宮之試至兩畿各道所為典試校分闈者又皆其人主之居高而呼其應愈衆而近日十八房稿之文為甚于是制藝中大都以里巷之語代聖賢之言遂至于庸靡臭腐而不可讀者原其初皆起于中無所得乃以浮華為異而至于不能為異也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子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丕變夫為文而根六經本

道德亦聖人之門所當然耳非有異也而一二少年又從而效之舉予三人之文摹倣抄襲蓋予三人者雖不為異而亦浸懼不能為異矣獨子鞏生于時文浮靡惡習之時能自拔于流俗率其中之所自得不以世俗之浮華為異而期與世人同及予三人者出子鞏文又能參古今文質之會率其中之所自得不以予三人為異而期與予三人者同夫好為異而卒至于同此漢之詞人所以儕于稚子也不為異而又卒不能同今于子鞏見之然則子鞏之為文可知矣若子鞏者可謂學求其

是而不為異者也子鞏今字康侯予仍呼其舊誌二十年總角之交不忍忘其朔也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于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歷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歷己未為諸生者二十年試于鄉闈者七年餼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

自考又重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  
 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授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意  
 曰<sup>嘗</sup>嘗諸生之若有未如予者也舊制諸生于郡縣有  
 司按季課程名季政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  
 而校之名現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之所係而予  
 又以懶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于諸生為職  
 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  
 與試者其科政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于郡：升  
 其秀以達于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于鄉闈不及是

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  
 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銜鼓三號雖冰  
 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  
 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右<sup>手</sup>執筆視右手持布襪  
 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  
 撥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保腹赤踝為漏數箭  
 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低僵裂  
 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  
 篔自如諸生什伯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執扇又

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滌決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飲。必朱鈴其牘疑以為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于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以一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囁嚅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嚴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鈴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

腰脊拘困雖波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道不得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生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躄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利頑石滑不受墨雖一時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于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

大率督學以一人而閱數千人之文：有平奇虛寔煩  
簡濃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則  
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  
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  
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喋不敢發敬視所試優劣  
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  
蓋所謂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倘嘗諸  
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囚首  
垢面夜露晝曝暑暘風沙之苦無異于小試獨起居飲

食稍自便而房師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  
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  
而闡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  
闡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  
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  
雖空疎庸腐雅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  
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  
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瀛洛閩閩百家衆說陰  
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

與空疎庸腐雅拙鄙陋者為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攷古今治亂興廢之故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攷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繡食我

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于地下以其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擯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

駒兒讀而鑒之而為說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金正希稿序

艾南英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不能以古文為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剝獵浮華以為古其弊亦歸于庸腐古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之文近代之推擬之者百千言而未已而吾以為皆未得其要也獨柳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予常因是言以攷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載尚書左國荀卿屈賈長卿

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畧者可謂潔矣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覘蘓明允之論以為遷之詞諄徒簡直盖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明允盖曰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之論推之則潔之為言史遷尚未之盡也剝他人之言以足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訛于後世而况其他乎又况其所剝非尚



書在國者乎予嘗以是繩今之為古文者而因併以是繩今之為時文者閱房書得一人焉為金正希正希之文不悖于古人者多矣而吾獨以潔蔽之非畧正希也天下方習尚浮腐鉅釘經語子語以日趨于臭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故吾以潔為難且又謂潔之足以盡正希也正希之文浮氣斂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矣其抑之臭揚之而明非不種：具善也然非潔焉無以至正希自楚而吳越自越而燕自燕而白下所著舉子業亦如之予攷其學問淺深雖與年俱進然大約以朴為高

以淡為老者則未嘗有今昔之異也故從鄭超宗索其藏本二百首既錄其尤者而又是非其次者以為不潔不足以全正希惟其戾于潔焉而因以正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是道也豈獨史遷武韓柳蘇曾數君子其卓然能立言于後世未有不由于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崛強剽獵浮華以為古此明允所謂締繡之美寸割而細之會緝繒之不若是同歸于庸腐者耳而何能為古文乎嗟乎正希之潔斤：見于制藝而予不能忘情如是况有人焉能按歐會以來之旨推其源流與史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四  
遷合而見之古文辭其人于今日輕重當何如哉或謂  
正希善浮屠法能空生死去來則予不能知矣

陳大士近稿序 艾南英

大士著書其言滿車予嘗已序而藏之矣海內之知大  
士者無不心畏口噤而犹若有不滿者曰是不合于有  
司之尺度也有司失大士不以自罪旁觀者咨嗟歎息  
亦不以罪有司曰是有尺度在焉嗚呼有司之尺度我  
知之矣是其人果嘗親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  
面命之以為當如是與如是則雖千百世不可易也若

猶是今日有司之所為也有司亦人耳吾不深繩以聖  
賢之旨而姑取秦漢唐宋大家之文與今日有司之尺  
度章擣而句比之格：乎不相中也意者今之世所稱  
先輩君子若王唐諸老庶幾卑之無甚高論與然而取  
有司之尺度合之則見其臃腫支離氣棘理濛而益不  
相肖也然則有司之尺度何為者邪大士之文置王唐  
諸老弗論其上之合聖賢之旨次之與秦漢唐宋大家  
相上下而排空出險以御其自得者則雖其怨家仇人  
不能以相毀而犹不滿于有司之尺度何邪然則為有

司者可不自罪現者可不以自罪有司邪夫天下事不難于困襲而難于創始左國之後無左國騷之後無騷史遷之後無史遷韓歐之後無韓歐故大士之先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海內教大士者至衆而終不能肖無他創與因之分也雖然大士身為諸生而天下翕然宗天下之為大士者得其皮毛鱗角則已皆躡巍科躋臚仕矣此獨非有司之尺度所收乎而至于大士則憂夏然疑之吾是以嘆夫命之不猶也有司之尺度既無當于聖賢之旨而天下之為大士者亦未嘗不得志

於有司吾序大士不序其深遠之所存而姑記其淺者以見有司之尺度不足憑而世之疑大士者無徒以是為也

朱咸一近藝序 艾南英

事之至難者莫難于御衆一畝之宮上妻子而下僮僕不待知者而後能御之也淮陰論兵過十萬不以許高祖夫將百萬之衆如使一人故多；而益善不然智愚勇怯雜糅不齊金鼓之教作而敗端見矣此符秦之師所以殲于淝水也讀書為文者亦然苟其學一先生之

言而止則亦何難之有至于上下數千載什伍井  
然于吾心而又融洽其神情使達於吾之手與口此何  
異于將百萬之衆呼吸運用如使一人者哉蓋嘗思之  
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揚用修用修生平所編緝百有餘  
種老師宿儒不能悉其書目可謂有衆百萬者矣及觀  
用修所自為文何以萎爾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  
不能達之手與口歟若是則雖有百萬之衆而不能呼  
吸運用如使臂指無羨乎其為博也假有人焉其博無  
愧于用修其後使載籍不獨見之于古文辭而併見之

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旨則  
君子于其人宜何如然自吾求友于天下始于豫章得  
王孫鬱儀鬱儀著書頗宗用修然及其所為文則吾不  
能不以恨用修者恨鬱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  
於制藝則吾尤以為歎最後至齊安又得朱咸一咸一  
著書不亞鬱儀而詩通文通詞通于予意尤合齊名一  
錄校班氏人物踵事而增詳未知古今人相去若何于  
其樂書窮律尺散氣之變則又為儒先之功臣意咸一  
所綸輯必窮年斲之憊精神忘寢食疑無暇于詞章之

學而咸一游刃恢：讀陳竦園草比物連類有乏悲者  
計咸一所得于載籍如將百萬之師呼吸運用若使臂  
指見其全矣而間出一二制舉業以示予則鬱儀之所  
無而用修之所僅有也嗟夫學博者每至舉子業而窮  
何也彼其所傳者古人之神也其蘊藉古今嘗具數千  
年載籍之理而性靈之妙至蹈襲古人一句一字而不  
可則所謂數百萬之衆如使臂指者在言語文字之  
先此吾終身習之而猶見其不及而咸一為之有餘地  
故予至黃岡獨深交見深交咸一而黃岡人竟無有知咸一者

彼將學一先生之言而足豈能窺咸一之涯涘哉咸一  
廉謙孝友與其兄析箸而居多所推予而獨留心著述  
然咸一于車戰舟師皆有師授與予言天下事嘗有杞  
憂憂恤之慨區區制舉執與其所論輯又其小者天下  
無事則已天下有事不能不用咸一則吾所謂事之至  
難莫難于御衆者又豈獨于咸一之文見之哉

黃章丘近菴序 艾南英

常寧之為縣在衡山之南山益高水益駛其縣治不當  
水陸之衝士大夫東西行者未嘗過而即焉而予以謁

樊貞符先生至其地先生見予于黃子章丘章丘取數  
年之文雜出以試予而予所取者皆其近藝蓋近藝鑄  
古而與衍章丘於此道可知已其門人崔弼易百用段  
舜錫輩取其師之文付之敕刪而予為之序曰昔孟子  
有言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審如孟子之言則是荆楚  
之猾夏嬴秦之吞併皆天之所為而史記所載秦人捕  
斬首函詐誘降抗之卒幾至百萬韓魏燕趙之民自高  
會至于耳孫其首世々懸于秦庭而必盡歸之于天則

是天者不仁之尤者也至夫子修春秋筆削予奪之權  
於荆楚尤嚴不得與諸夏齒嘗恨其書止于獲麟不及  
現夫子所以待秦之昭襄始皇者為何如然而聖人之  
旨其欲挽強大之天為賢德之天者未嘗一日忘也至  
于殷周之王千有餘歲而秦以力戰爭諸侯二世而止  
若是則雖天之意亦固不樂其為強大之天而數窮理  
極終歸于賢德之主然則謂天為不仁者謬也自有制  
科以來得人之盛莫踰于成弘正嘉之際當是時主司  
之所錄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必為主司之

所錄于是王錢兩公之業出天下翕然宗之此所謂賢德之天也至于今日主司之所錄者未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未必盡為主司之所錄以俚語諺說浮薄不根之文黃鼓後進其權又足以進退天下之士而士亦從而宗之彼非以其賢其德服人也以其强大服人耳嗚呼取空疎庸雅之人被以冠服隆以爵寵又使其子孫身都富厚而問其所由進者則俚語諺說浮薄不根之文也天邪人邪然制科三百人中其所謂賢德之天與强大之天常相御而行故自有制科以來其

人至于三萬而其以文垂者不過數十名家自數十名家而外當其時其文非不衰然行于世而其後至于問其姓氏而不可得由是觀之雖制科中强大之天終不能勝賢德之天而謂天之無意于文人者亦謬也章丘曩昔為文以圓美濃展為主彼其心蓋有艷于今之强大之天號令一時者然既已為之而不遇則剝削浮華獨存古質亦霜降水涸木落歸根之意也而予所取章丘獨在近執非故以好意動章丘亦以制舉執之為道其蘊皆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之事業其精微則窮理盡

以至于命之學于是乎御之以才則必司馬遷劉向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之文章如是而過于世則為賢德之天不幸而不遇則金石可滅而吾文不可朽其為賢德固在也予願與章丘共勉之人以華吾以樸人以浮吾以臭人以俚語吾以經術人以補綴蹭蹬為篇法吾以淺深開合首尾呼應為篇法以共俟夫賢德之天而以文之公評付之後人可也

四家合作摘謬序 艾南英

取大士大力文止與予四人先後制舉之文錄其合于

法與道者而又摘其謬者然後四家之功罪明四家之罪明而後四家之功益著於天下嗚呼立言之道可不慎歟原其初莫不曰吾以為功于天下也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春秋之後聖人之道師傳中絕漢唐諸儒僅以章句訓詁箋解疏說以為足以發明聖人之意其說已淺矣宋程朱兩夫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全然聖天道如天司天者星官臺史按法而測之有時而舛以天之不可盡也考其當時如程門之呂謝于聖人之書皆有發明而或離或合新安之集具在往復辨難一章之旨三致



意焉所尤可怪者春秋內傳檀弓戴記家語皆七十子之門人轉相注受而防風萍寔商羊爾慎所以侈大聖人者不過如張華管輅而止負杖早作兩楹之夢則又等于釋氏去來之說甚則犹龍一嘆莊生之寓言假聖人以褒崇其師而儒者乃更以為孔老同時好學問禮之証然則士不幸而不親見聖人又不幸而不親見七十子之徒又不幸而不親見程朱而夫子即親見之如呂如謝如游揚猶有譏焉而欲使制舉之文盡足以代聖賢之旨求其純而後駁固已難矣而又以制舉業者

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其辭焉辭之著者自周衰以接戰國老莊荀列管商之書雖前代皆存而不廢而恠竒偉麗之文嘗使愛博者浸淫出入而不自知然以其不合于聖人則因其辭以累夫法與道者亦自有之而自西漢至于韓歐詞章之道又復中絕于是東漢六朝軟靡柔媚之習盛行于世而四家之中亦有樂其纖詭靈俊偶一為之者則于所謂辭又有不盡純焉雖力追古文者時：非之然自前世文人未嘗盡廢其藉也然則四家之罪其果可深罪歟夫讀

明文海 卷三十三  
孔孟之書而持論不盡于正既離其法與道而氣格詞  
章又不盡出于先秦西漢而降為六朝之卑謂之無罪  
焉不可也然而有可原者老于場屋始師秦漢以為堅  
古中變其志轉而為纖俊點竄晉魏寤極幽渺且示吾  
才之無所不可生徒滿座作為文章因人造就使之服  
習弟子學一先生之言過而存之于是大士大力之功  
不勝其罪至于坊賈梓人選手龐雜不能是非之衡過  
存其少作則予與文止皆不能免如是則畧其全而追  
論其一節果可謂之罪與嗟夫舉業至萬歷之季卑陋

極矣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原其  
意以為聖賢之理推而上之至于精微廣大而要當使  
之見于形名數度禮樂刑政以為先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存焉而于聖賢所以修己待人處事應變必言其  
確然者為可見可行之理及其放而之于文辭則又欲  
于八股中抑揚其局錯綜其句出入于周秦西京韓歐  
蘇曾之間以為不如是則制舉一道不能見載籍之全  
而不如是恐于立言之意終有所未備則勢不得不搜  
獵經子百氏網羅遷回魚摠唐宋大家而始變而及于

董江都再變而入于郭象王弼好奇愛博之勢相激使然無足恠者而天下亦遂駸向風矣然則可不謂之功效至於效之而不得其源掇拾鉅釘浮誕成風非魑魅魍魎之談則臭腐而不可讀由是現之立言之道果不可不慎也夫制舉之業數變而愈工昔之傳者無幾然亦巍然存矣昔人非盡勝今人也當其時非不充棟盈篋既而凋零磨滅不可勝記而後其存者卓然于後世故取四家之文刪其支辭存其正論上本孔孟中法程朱而一票於帝制然後四家之功著于天下既使承

學治古文者有所折衷而又以哀痛惻怛之意與天下共見之使之好學而深思也得文共八百篇批駁數萬語學者由吾言四家之功而得聖人之道什伍由吾言四家之罪而思之其不合于聖人之道者鮮矣

半舫齋稿序 章世純

吾友劉士雲既刻其近藪若干首行于世而陳大士為序而傳之大約謂文有至分而世之以繩墨相稽者彼固憊然若終身之事而不知吾深微之所在也雖然彼且以繩墨規我矣而吾所以<sup>應</sup>之者未嘗哀于道而徒

以文相訛則世之相笑豈有既哉故予再為之序曰治古之世道德一風俗同其人自朝廷邦國守土食采師臣素王與夫山林岩穴農夫婦孺其人無不學而其學無不本于道于是乎文行于其間自陳謨矢訓作命敷告銘器與夫聘好問答討論誦說閨咏卷誦之所撰其學既本于道而其才又足以見乎其詞雖無意于為文而其高深典嚴終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士生其間者雖或其才未必能見乎其詞而以其有得于道則亦有以知本末內外之分而不惑于偏曲駁雜之說則先

王之教有以使之然也周衰學廢老聃莊周楊朱墨翟之言行天下一時聰明才力之士中無所得而外劫于敵莫不喪其所守以去然吾嘗讀其書其人率沉勇精悍能成一家之言士卒然遇之而喪其所守無足怪也制舉業在今日其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書代之而為言則必皆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言其學必本于道而其才之著乎其詞者必使人恍然見三代之遺而後為無愧隆萬以來一變而為老莊之虛誕再變而為秦漢之駁雜則吾猶無訛也有小丈夫焉欲去老莊之虛誕

而併無其精微欲去秦漢之駁雜而併無其雄深其所  
以代聖賢之言者率皆委巷之中講師腐儒之談論卑  
而氣弱不能窺聖賢之萬一而以其說之近與夫為之  
易也則亦能鼓舞一時之士而使之從雖然彼不過覷  
然而為人師以營其衣食則無與吾事焉已矣所可恠  
者有大人君子反其所為其幽取諸易其渾厚取諸書  
其風雅取諸詩其摠核取諸三禮其比事屬辭取諸春  
秋而又能本濂洛閩閩之旨御諸百家之才以暢其所  
欲言其高深典麗雖不能與三代比隆而要非秦漢之

士能言者之所及則雖先賢復起不能易也而是小文  
夫者又從而咻之夫取通經學古之言與委巷之腐儒  
較其取舍亦易明矣而士茫然喪其所守者又非若晚  
先秦之士遇老莊揚墨之雄而劫奪之也計其人無深  
遠以自存無文彩以動衆而聰明才力之士亦羣而趨  
之何也意者其偷懦庸穢之說便於淺衷薄植者而不  
覺其附和之衆與不然則其人氣力足以動上官能毀  
人能譽人而聰明才智與夫急于功名之士違其心之  
所明悅首而事之雖知其非而無可奈何也嗚呼以委

巷腐儒之說而欲盡廢通經學古之言此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歟列士雲本世家子生綺襦紉袴之間能盡屏蔽色狗馬之好而從事聖人之道其于聖人之精微既已得其本末源流之自而其才足以發之其為舉子業原本詩書禮樂以御諸子百家之變者可考而知也其高深典麗既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及而其卓然有以自守則雖晚周先秦偏曲駁雜之書所不能動而況於委巷講師腐儒之談欲以繩墨相稽亦已過矣夫士雲所守者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繩墨而非委巷講

師之繩墨也彼既已為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矣而吾友大士徒以文章離合進退之小技與之相爭于繩墨則是舍其大而諍其小也蓋昔者宋之先有五季而唐之先有六朝其文于散色句字離合進退其繩墨可謂戾而文之卑陋亦已極矣韓子歐陽子始盡削六朝五季之習而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天下後世翕然宗之夫韓子歐陽子之文豈以無法教天下後世哉蓋韓子歐陽子之法非六朝五季之所謂法也今而後有借古文辭之說為舉業之說者不言六朝五季之繩墨

而言韓子歐陽子之繩墨其必自吾士雲始也

太行程生文序 章世純

天下有無與于兵而情相召者五文章太盛兆于兵端  
富侈已極兆于兵端今科甲莫多于三吳而刻核與文  
章則幾為舉世之事向見房遠盛行邊方慮非佳事不  
幸億而遂愈信所見今讀程生文猶是慮也程生所處  
邊諸侯之地用武之地所矜一飯斗粟強鎗勁箭一冲  
一撞之人而此以文著矯厲壯浪倩動飄滑其色也天  
而其質也地一注視之驚為吾黨之尤秀余固為程生

一人喜矣然不能不為天下憂也喜則必其取功名如  
寄而憂則有如前所云署如太行以北別有武幹雄俊  
之人而此為別調與夫程生胸中別有兵才而此為外  
篇可以無論不然文秀之尤力且舉俗一人之文將為  
一國至以國舉而可惧者至矣舉問程君自君而外尚  
多有如是者乎抑有一無二者吾以論世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一百四

時文

王子雲制執序 羅萬藻

予與子雲臭味三十年矣於是乎僅再見：復但作氣  
槩語絕少寒温或彼此不能具一飯竟別兩人交道于  
古人何等也庚辰之役予罷試道金陵子雲乃以乏絕  
不能赴公車困于此不能歸子雲之才何減鄭莊千里



不齋糧乃為絕事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十年前子雲吐氣成火為予言與友人爭文字不合欲持俱赴水死予雄之近同飲大司馬范公生中述神宗時與陳大士茅社生費無學諸君聚金陵每日高會賦詩談文睚眦相摩拂服者解頤競者折角多予所未聞今之雲雖豪邁不改而予悲其情變矣資世家之分擅名士之氣生平忠孝自許好艱難其情以自見難亦逢之水西之變其先太僕以瘁死軍中子雲求其棺不得伏闕上書哀慟瀕絕此生人不常有之故也久之舉孝廉贈太僕之詔

亦下差用自寬而適者黃蘄之間蹂以流寇女暉元復以叱賊死至今崎嶇轉徙無家人之樂一者袍歲：如草至無以歸此固忠義之風名人之致也然豪如子雲此豈所樂得者哉故予悲子雲之情之苦也嘗見章溢先生苦齋記云其室在匡山之顛下惟白雲上多北風風自北來者大卒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夫甘苦以性相從是固然矣然山之高者不一風之自北者不必苦不然何物之生其山者不以苦聞也則苦豈匡山之性哉豪傑之負

明文海 卷三十三 二  
忠義者不少而遇不皆如子雲則苦亦子雲之性也贈  
子雲歸當助為豪宕之談以益其意然借人稱薑桂之  
性老而愈辣、與苦皆得清徹之味使人氣甦子雲著  
書數千種其益於人者必非豪邁自喜之年而窮愁自  
見之日也匡山之蜜令人口螫久之已熱除煩其小魚  
可以清酒苦之效也書此以附於由回贈荅之義

孫碩膚制菰小序 羅萬藻

下第歸遇旬餘碩膚于廣陵兼旬之聚落晷相偶無言  
不同然碩膚年方壯修幹雄姿不減其傲邁未知予喑

寂之別有存也予且離廣陵念碩膚初相見即以文序  
相屬久無以報數十年業在是一旦不能自強其筆墨  
此其情寧堪盡語碩膚乎今天下文字亦無可更措一  
語耳碩膚負博古之業兼人之氣而筆高情特字、  
有氣象其必為用世之人何疑顧以此相碩膚此法宜  
蚤效于今日而其事已大謬不然矣則碩膚他日必為  
用世之人亦未必斷、以碩膚之文古人文字之靈遇  
人以必可知今人文字而倘有靈也將遇人于昏、默  
默不得自知之境為可幸耳嗟乎今天下文字寧可更

明文海 卷三百十三 三  
措一語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予與碩膚所謂無  
言不同也斯可知不可知之外者也

李小有制執序 羅萬藻

小有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第補為令夫小有  
之才用之皆賢良卿守令之具漢所謂五府俱辟四司  
並命之流哉鮮其人而當時不知此文字之所掩也邇  
以中外多故天子銳意求才小有一旦得伸于所知且  
薦辟漢也國初行之非漢也既得舉則並接武班聯或  
意為卿相未嘗一日臣而役于舉者如古書記曹椽之

倫故小有遭逢不可謂不盛二三知己頗心榮其行而  
小有顧以生平制執屬為之言勤：烏嗟乎此意復令  
人悲爾當其束髮為文取兩榜入富貴功名之路不知  
其他久之不得意則漸出精神悟詣附之求異乎他人  
富貴功名之文以自寄所得抑亦苦矣然當其時皆昔  
人所謂情炎闡進之表非遽同窮愁著書自見于後世  
者之所為也既卒不得志而以薦辟起知小有者謂已  
無憾而小有所欲知于人者則從此已將置之不必知  
能無悲乎人生莫親于心莫戀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

裂筋絕脉獨出性命之物萃於八股雖已知已效于人猶不能遽釋以去况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覓名山大川之靈酌此耿々耳以少年情炎聞進之氣為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此一時也本不自意謂亡恨者強顏矣予以薦亦應得一州不果就但平從舉人監滿例謁選日盛名難副獨小有一出可爾然下第時廣陵鄭超宗悲予志欲合刻予與張元祐稿別寄其文字之論予感之亦小有意也附此自見亦志所以為小有言者其志最親讀者當並為之念也

庚辰房書衡序 羅萬藻

六經語孟之書通於論文者往々而有而莫著於孟子其自任曰我知言他日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其意蓋欲以知言正人心也今日制菽之家可謂大盛予自束髮寢處此中頭顱至是不為不久而今乃始欲見其是非去取於當世或疑焉嗟乎戰國談士之盛無踰雕龍炙轂稷下諸人之時也孟子七篇崎嶇齊梁滕宋之郊至於不得已而有作托於聖人之徒豈好辨哉今日海內一家操觚揆文之士倍官吏而半農夫尚未敢

偃然樹幟異端爭名道術獨偷取逢世之語覲顏自恣  
展轉相師漫漶無已耳予之為是選也上之性情學術  
交融互析沐浴古義附以倫脊為可垂之文一也次之  
才格岸然俯諸一切或姿致清韻佳言如屑不失為可  
用一也又次之理明致白翫于自存澣諸囂溷寧瑕無  
偽以為可寡過一也茲三格者持以畫吾正告天下之  
意可以救矣予猶不免於懼蓋往者豫章為戒目之曰  
幽渺適者雲間則又以昌明博大之文倡天下矣今年  
來復聞天下以雲間為戒目之曰膚滿夫幽渺豈豫章

之始而膚漫豈雲間之初哉使予房書衡今日脫稿不  
失為房書衡之初更逾年倘相傳抄襲不已轉曰成陳  
厭其陳也亦復依傍別出詭幻百端攢盛不屬之字杜  
撰生拘之章螫口棘心敝已見於前事矣當此之時雖  
六經聖賢之語無一字不狼籍人間磔裂可嘆而况於  
其餘則雖有苦心自力之文亦安望其保全之世久傳  
無恙者哉若此者所謂祿利之路然漢武時立五經博  
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訖元始百有餘年傳  
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

餘人古今人心由盛而變未有不由此者變而至于無所入則蔽陷離窮之禍中于言語終于政事此孟子所灼見而深懼也故其正人心之端在息邪說息邪說之本在知言今知言正人心之學獨當在上耳在上者為天子求人以佐當時之始始者也其任既重一日操衡尺蒞諸士第使庸昧者斥勸說雷同者斥杜撰不經離理失類者斥則天下之人將以上為知言懲于不庸而諱于自見其心庶當有救不然下之所非上之所是下之所去上之所取雖百孟子生于今日何能有救然則予

是選何為者也予亦能為是選而已矣使天下見予選無欺昧不忤心性之旨反覆疊見腐爛可穢之文此予今日是非去取之所止也

甲戌房稿辨辭序

陳弘緒

數科以來房選如予友天受先如介生子千子維斗伯宗公亮爾公諸君子各有明道匡俗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繇是縫掖咕嗶之儒不以一日進取之牘為準而以諸君子丹鉛之業晨哦夕誦選者之權遂足以奪主司之勢吁盛矣盛極而哀房選一途遂為噉名射利之捷徑或寒

胸儉腹未能參究章句便已恣意雌黃其失不獨僅  
好醜倒置已也彼見諸君子于嘆賞之中間有指疵攻  
繆以挽持末流者從而艷之以為非譏彈塗抹無以詭  
己之高聳人之目于世以至陋之識而索無瑕之篇捨  
意而求之字句虐今而併及古昔而其訾毀吾江右也  
逾甚遇有雄竒高古之作輒曰是江右派不力為醜詆  
不已嗟乎彼安知吾江右派為何如者哉夫文之有派  
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柢從古未有無派而能雄長  
於壇坫者至其末流之弊亦復何代蔑有效龍門者則

有褚少孫摹扶風者則有陳宗尹敏孟異然而龍門扶  
風之傳自若也又其高者六籍之文或以簡易為派或  
以竒奧為派誠非擬義之所可及矣然太元者易之流  
弊元經者春秋之流弊從其末而訾毀之雖六籍不能  
免也今有人為病夫六籍之不免于流弊也而妄取六  
籍之文加以譏彈塗抹非其愚闇之徒則必狂悖之夫  
審矣夫虎嘯風生龍舉雲屬非特帝王為然文士亦往  
往坐致其盛篇章之內苟有非常之士出焉一時英偉  
才俊計必靡然從風羣相依倣及其爭久論定世往習

移巍然獨存者數人而已舉天下爭笑其流弊而不能奪此數人之傳是故有此數人之傳則其流弊可勿問也而何訾毀之足為重輕乎予友鄧左之悲時流之好為訾毀也所選甲戌房稿一皆存其足以當吾嘆賞者典正者錄雄奇者亦錄清脫者錄高古者亦錄不必以江右派立之標格亦不必以江右派故為刪棄要其文之足以傳于久遠而已予嘗謂八股之執至連十餘句為比擗<sup>偶</sup>辭陋而幅隘決不能垂之後世而薄海億萬之衆畢聚精神于中則雖以禹湯之法令孔顏之學術

猶不能禁其好新趨異之想然則時執亦徒然而已茲以左之所選觀之予始悔前言之輕易莫捫其舌矣左之學既淵富才益沉雄世無左之、腹與手則又安能如左之、目其勿以選事為噉名射利之捷徑烏庶不至為左之、罪人也乎

同人合編序 徐世溥

曩予聞長老言嘉隆時先正闈試諸牘出相從論議揣甲乙者不失錙銖其時士無交游坊無選刻文會不過族姓同里數人月有定課至期畢集醴酒三四行而止



鄉會試錄出姓名乃達于境外如老子所稱民居其國不相往來者於戲抑何素樸而信從若是與蓋自予操筆墨與諸君倡和已合三郡之賢秀皆在更數年而南北聲氣畢通稱大同矣夫衡文者去取當醇疵明學術有徵則文章之權在上故士安其業而習尚純及乎取舍失當是非紕繆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厭服天下之心于是文章之權始在下而矜尚標榜之事乃出此豈士樂為之固亦風會使然原其所繇在上者實有以致之烏先正敦龐靜一之風邈焉不見殆二十年于茲矣

甚通將閉同將生朕有識者憂之蓋文章之權在下其勢固不能相壹且俯仰國家三十年間朝廷之議論與草夜風氣無不始于同而終于異者即社選之初盛也天下皆師傲豫章已而亦各以方變選者或至互相反唇此亦合極將析之徵也析則風氣閉而人各安其居士專其業不相聞問復歸于樸其在此時乎兩劉子魏子聞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令文事中衰于是復鳩四方之文彙選之以勵學術廣友誼命之曰同人合編在易天與火同人同人始于門而終於郊故槩之曰同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三 十  
人于野亭是劉子魏子之志也嗚呼昔之社者為同今  
之社者為異三君子慨然矯之推此志也可以立朝而  
事吾君俾諸大夫民同異之見矣

蔚社亭序徐世溥

萬厯季年學者方厭苦拘牽法脉陋習吾黨兄弟乃力  
為古學以振之天下翕然嚮風焉論者以為有先正諸  
社餘烈其後浸淫相與為名高不務實學而勦說妄作  
自命竒古結社者往々少作多刻蓋稍彞矣識者懼其  
日卑乃更發明所學點撥拾破險詖又或不察至以文

章議論相詆訾于是溥語人曰凡今社序不可為也往  
吾先公諸執友之為社也月有課歲有帙疑義室辭于  
是乎質之聞過于是乎規之不聞其競于刻以為名也  
今剗刷之事亦太繁且濫矣昔齊致列國談士于稷下  
卒兆坑儒之禍唐憲穆間天下寺至四千六百餘區蘭  
若數萬及會昌末遂盡廢之物盛必衰數之復也夫君  
子會以誦業正其文辭和樂以將之猶懼弗既而况襲  
謬以徼名矯氣以改正乎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幸  
不足以陷君子然後名之士亦足以戒矣而是時江右

明文海  
卷之三  
方修蔚社今茲又將刻之以示天下嗚呼今天下文章  
聲氣可不謂盛哉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  
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數十里而不敢通尺書者竊為  
梓人憂之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革之謂也諸君之  
文可謂蔚矣抑詩有之蒼兮蔚兮南山朝濟言小人氣  
燄之盛也諸君他日幸相與明正道息邪說使小人革  
面咸為忠直以事天子則蔚文之終事也溥也實樂觀  
之曩者不為社序之說又何庸焉

壺山集序

傅占衡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書自闕：至寢  
成孔安七編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  
亦三編為詩文氣魄壓千人嘗有齊神武高昂藏君臣  
間意日十數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日壺山  
集以行者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遊皆幼  
藝洽通矣先生懲其才高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  
工記一字躓輒蹴下床與杖甚于頭觸屏風然觀其文  
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予吾他日訓兒當一以寬予笑  
曰度子性範殆有甚焉興霸卒所能自立於文辭者先

生教也興霸熟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才不肯屈首著述事故客死南方僅遺其書所後兄子二人亦不及親見訓之而予疇昔戲笑之言猶在耳目悲夫雖然興霸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傑瑰瑋之氣而慕悅之然則興霸蓋不沒也

魏氏兄弟制義序 傅占衡

予亡友曾子上平好聽吳音問予吳人曲譜者何也予曰此為吳人設耳吳音妙天下而呼字不通于中原者多故為三形以別之者合口也者鼻而者唇也若

夫方語不乖于本字則三形無所施矣吾鄉聲歌一道鄙甚獨三形者無所用而吳中非士大夫往不能究其理卒便其訛而讀之他效吳曲者無抑揚吐吞之妙而于是三形者類于捨吾之本是以就吳音之謬固已舛矣然吳人善者雖開合鼻唇稍謬尚能以其抑揚吐吞妙天下而吾鄉既承其謬以失字之本是又終不能肖其聲萬分一也母乃尤舛而可嗤耶孰若雖遜其聲而無失吾呼字之正為可慰也文章之道何以異此近年以來文之操吳音者衆矣聲音出于風土與時好日

遷吳人固已厭其抑揚吐吞之法而襍以訛盪激楚之音矣蓋往時詞客最著如沈青門梁少白輩詞雖絕勝然其都多相亂沙遮互叶以至於清親枕軫雖西春噴之類率便吳音不免于中原少戾而况今之嘔咽啁晰聲與字而俱謬者何可勝道哉然則有能善學吳音而精于開合反切無四聲不明之誚者天下少其人也瀘溪魏氏兄弟走數百里欲師會子上平于臨而是時上平墓草已宿矣乃即其舍旁結精廬而居求遺文于其子而讀之予嘆其行徑大類古人往觀焉及睹其文則

真予所謂能抑揚吐吞而又不失呼字之正者也大魏閱放多奇小魏沈雄獨秀大較撫建之風本不同而二子之才之學又有以移而易之以故激盪高唱有足動容而改色者既不若吾鄉之暗于宮商又非如吳人之訛于開合也則二子且將以其文妙天下何羨于臨人哉然二子最慕者上平上平為文孤潔深若類其人太少吳風所長者呼乎字不訛耳每劇談文事度曲分扞傲然無人而不幸薤志以死嗟乎世無鍾期其人能知上平之文與人者而二子獨如是二子豈獨文妙天下

乃其人亦可知矣予故舉上平所好者以序二子之文  
因以志昔者吾友之為人也

晁次柳餘草序

傅占衡

陳晉州弘緒崇禎中嘗為衡言八股學問聰明之會也  
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即人才川嶽亦在是故辛亥以  
來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鮮矣余初疑其過此棄舉  
業間從騷人詞客遊始甚喜之然聲病既難遽精而舊  
學頓第所謂未得國能已失其故步矣曾不如作弟子  
員時日有課月有程雖頗旁窺百家終無數經傳外者

其御心役志優々乎有節也譬之楂梨橘柚克腹盈吻  
而饕餮缺飽能幾何且有甚者山僧林叟不無佳句于  
身心失得古今治亂之大往々督而不通至有偶窺半  
解輒引唐宋故事以詩賦取士為喜者有識笑之顧余  
已自廢風雲月露中進退無據又何道哉吾友次柳兄  
弟名天下工為文二十年次柳八股義顧眄光芒步驟  
警俠曩予城居朝夕過論文屢欲焚筆硯者乃亦鬱紆  
而當此時頃入郡相與語破瓦頽垣下遂出所存時義  
若干篇示余々往時厭此事疲于奔命今讀之廼反似

馬援聞戰鼓時何也今之侈詩古文者得無類晉州所云乎風賦比興雅頌此詩人六義時時文中一辭耳古文亦然奈何薄八股五七言下即不應舉故當鋟此救之次柳因題曰餘草以行夫餘者才也湯先生謂古今才皆病不足無有餘者次柳之文動而愈出變而不居非有餘才耶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張司空愛陸氏西頭語予以品晁氏東頭亦可

清溪會業序傅占衡

文者皆其人之言而已獨今所號時文取古人而生之

而鳴之其言微也彰而顯之其言短也引而長之直也曲之以盡之正也反之以輔之蓋幾全乎他人之喉舌而喪去乎我焉者然及其翕闢散聚之方叅互因草之用體氣之柔剛才指之甘辛作者往、恥于喪去其我必使善讀者覆焉曰是某之言則今時文其百倍古文難宜也而所睹學者成古文以數十年猶恨其疾攻制舉不期月輒高第去何故哉予嘗疑之今年歸始得交吳興周子韶子韶勞我即數我曰若故宜爾耳制以七題竟日限士而文之妙或精思通神或率爾造極是爾

明文海  
妙者皆不當於鎖院嚴鼓時求之譬之鸞駟見鍛舞鶴  
在樊精神少矣予乃爽然身失無怨色既而通子韶前  
後文讀之益有味乎其語若其浸醪篇籍網絡今昔亡  
論獨淵旨宏辭頽然天放豁如詠懷之作莫測其端崖  
也予嘗一至苔雪今手其文猶若俯仰毘弁諸勝而艇  
寄于汀蘭岸芷烟霏霧靄之間焉然後嘆子韶之所得  
深遠矣精神開發見于山川其妙有在于巧遲拙速之  
外者顧久困制舉中如予曩所知菰城十數子亦皆落  
落晚遇何也予猶終疑之豈鸞皆鍛而鶴且樊耶毋乃  
之矣

叙任雪柯青鳳軒藝

尹民興

神皇帝之季年嘉魚文章曠不達於春官矣其時庶  
頰者悉皆傑士為珠抱研指璧嬰質而嫁光宜乎不  
縮於寶母也雪柯任公特表危獨表其所嗜則擯梁肉  
而啖松芝攘湯液而飲沆瀣已得壽而人得疝也表其  
所躋則卑輜軒項領之逸絳牽崎嶇毡裹陰平已取天



下而人壤高骨也表其所宅則厭重屈深宮長廊豐廡  
規槩平易戶牖雷同結晶城於天下蘊迷盧之半以恣  
狐竒而臨睨贍部也一國之人謁眼之才隅隈莫究窮  
耳之力宮羽不昭始胎然疑終發詬笑即余輩三四人  
支領其味者謔諦深密僅底募源而亦勿因於機閤之  
室轉輸之府也則一日諭予曰夜夢虎蹲在庭斯何祥  
與余曰大人虎變公莞爾曰不然虎與牛之膏肉者虎  
膽厚牛膽薄也今夫膽及於目達于爪出決斷以營衛  
心王名曰恒竒之府烏予極爪目之用二十年心王不

一惱遺剗傾竒府者為予膽計豐滿有以守之也  
予景服其言公沒十年又一夜夢謦予曰君宜多讀書  
問讀誰者書曰能讀本經四書都成極竒極妙之文章  
廼善讀書矣覺而憚蕩者鼻滿五寸息抽繹膽說豈斯  
文之隄與哉且夫膽剛直之氣也專剛不明如醉而乘  
駝駝矣專直不衷如盲而競蹻亢矣毛媵淫歸之外必  
有物焉湛于幽昏之域相遭于耳目與非耳目者故其  
見也以不見之下上淵天之間即變化視聽之用公之  
文端在斯乎端在斯乎天度既樹孕盲氏任者產觀澤

者產華挺者產絡傍者高而不下產於孤府一時緝陟  
春官者若干氏詬笑者首其諱也



